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亦作遜

奔也諱之曰孫孫遁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

稱姜氏絕之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單音善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弒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裴麻之服非所以接弁冕也孫氏曰不若辭而勿主。單伯公穀皆以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岷隱曰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然諸家既多從公穀似難質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也立七年嘗兩會諸侯伐鄭納突既卒而宣
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止齋曰桓公立終其
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
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王之理

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邢鄆吾斯邢音丁反鄆音吾反鄆音吾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春秋二

二

三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丘邾邑也
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慶父首主兵卒致子般之
禍許氏曰堂堂之讎國弗圖而伐於餘丘木訥曰
孟氏之孽其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我主之也檀弓曰莊公為之大功
此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諸若

左氏曰書姦也濼齊地公羊作郛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弑君之華督黨鄭突以傾忽責突賂而伐鄭魚目相丸六請平而不許蓋亂而貪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溺魯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朔不正之種得罪於王宜且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仇讎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請春秋二

〇三

劉伯安

五月乃葬子捷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戶反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三邑紀已不可為國紀侯將去其國先使弟季以鄆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知必不得免擇禍而取其輕寧身無國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悲其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鄭辭難故次于滑而止滑鄭地公穀

作郎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享必于廟此亦為之名耳岷隱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甚矣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書其卒為紀侯大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二

甲

二

岷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意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夫去者棄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按左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入齊而後大去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為齊能復九世之讎昔哀公身乎周紀侯潛之也然潛非手刃之也何名讎况九世乎齊侯未嘗有是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凡言春秋復九世之讎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桓襄死而莊公與齊桓盟春秋已不非之易世故

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可名讎者乎誤漢武之
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
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諸若

王氏曰始與讎接也禚公穀並作部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岷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
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

讀春秋二

五

道直

哉木訥曰前日會于禚亨于祝丘猶曰託享會之
禮也今三軍之眾而掩然無忸怩之心無恥極矣

秋郟犁來來朝

郟微國或曰附庸犁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
其後卒能從齊相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郟公羊
作倪犁公穀皆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黔牟以納惠公朔也天子惡朔不使
朔後衛明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
逆矣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言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於此也勢既已去烏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蝨

書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

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獻寶玉為說合以經文為

正然皆不過以俘獲為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入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

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

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

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恒

穀梁作黃隕公羊作寶

秋大水無麥苗

岷隱曰大水者陰氣盛也木訥曰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復有苗愚謂木訥以麥苗爲一物是也謂麥且未艾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爲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於四月其刈之久矣固不應與稻禾之苗同時爲二物然五六月之間苗方向茂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且苗凡植物始生曰苗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國語卷之二

十一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岷隱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邾也木訥曰魯之與邾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于郎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邾雖不

支寧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邾介齊魯之間魯疑與齊伐邾邾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固非我有矣岷隱曰兩國之師圍邾邾降齊而不降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迂延日又不還何待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治公羊作祠邾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

齊春秋

八

江子

襄公紕之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請代弗許遂因之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雍廩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討賊之辭夫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其器反

謀納公子糾也既公穀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性九年

齊春秋

九月方葬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

乾時齊地小白已入公不知退以自取敗公羊反

謂伐齊為復讎木訥曰為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

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邲矣豈今一旦背好而復讎

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復讎可乎愚意惜

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書我師敗

績則九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岷隱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

一書未出二

一書

步牙

訥謂縱之可也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原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上酌反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

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據傳皆曹劌之為然惜

其不用於齊襄之世以復父之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木訥曰宿宋之附庸用介於魯宋魯侵宋宋疑宿之微為魯所逼遂遷其國使內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在魯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宋次師于魯之郎次者齊方

謀伯念不得魯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郎將以紿

魯爾魯用公子偃之謀乘宋師不整先敗之楚亦

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華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媯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止而見之不賓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穀

國語春秋二

十一

卷之

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相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故首伐之然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

岷隱曰齊威反國以無禮滅譚晉又反國以無禮

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也宋報乘丘之役來侵魯乘其未陳再敗

之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婦姑非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音

紀侯既大去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廟在鄆故叔姬歸奉其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懇懇若有哀於叔姬者

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乘丘之敗嘗獲於宮閔公不復敬之及是與閔公博遂弑之仇牧聞而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知警言公羊賢其不畏強禦穀梁嘉其衛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為國氏或以書及為壯其節又或以為累議論紛紛愚謂聖人不過書其實何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為何國之事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為文弑逆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罪也哉

捷公羊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傳相公立請萬於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為平宋亂或

者因之以起事歟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

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

闐獸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尤

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朱文公曰楚

講春秋二

十一

附錄

在春秋非威公遺之周室必為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遂滅而戍之蓋借以恐動

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以為霸也

秋七月冬公會歷侯盟于柘

安定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

故為此盟岷隱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

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為此盟說者或以為

譏魯忘父之讎再通于齊武夷胡氏辨之曰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安中國

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人滅遂 齊人滅遂 齊人滅遂

攘夷狄尊天子若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
乎故柯之盟與公與齊侯皆書曰爵以爲釋憾而平可
也公羊載曹子平盟齊爲歸汶陽之田謂齊威信
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木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
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
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
伐齊納公子糾正齊效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
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
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曠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
盟始其說是也其事在左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
之取成于宋而還亦訥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
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
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
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
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伐宋而夏方
會伐胡氏曰稱人者將甲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
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
動大衆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

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賤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猶未言楚故伐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入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訥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九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讀春秋二

十四

音上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音綸

左氏曰蓋衛朔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音綸

左氏曰齊始霸也木訥曰未也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離也霸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十五年

齊桓公七年

鄆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飛尸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齊威圖伯絕之義也以欲求魯定霸而不之拒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鄭人侵宋

郕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為宋伐郕宋主兵故序宋在齊上鄭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修怨之師猶未知世有伯主也郕公羊作兒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嘗侵宋故齊率諸侯為宋伐之而宋主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緩告于楚楚故伐之木訥曰楚將憑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相霸之力也

莊十六年

齊桓公八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羊曰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止齊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說者乃謂天子巡狩諸侯因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為僭其亦不量春秋之時之苦而忍於毀者矣又或謂書會而不書公會為魯諱也魯遣大夫也魯背盟也按公羊本書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讀春秋

十一

邾子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稱子者齊桓請王命為諸侯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叔詹為政鄭之良也諸儒皆謂齊之執詹非霸討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佞人也穀又曰以其逃來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魯則公穀之說有證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頌氏下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張氏曰聖人伸遂人以死復

讎之志而著相公不仁至於自殲其衆也殲盡也
公羊作滅

秋鄭詹自齊逃來

木訥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為鄭之罪人也
也審矣惡於鄭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任氏
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計取齊淫女丹楹刻
楠卒為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安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讀春秋一

四十七

三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
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
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蜚或音

左氏曰為災也張氏曰蜚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
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
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鄆音）

媵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媵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愚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大災者宗廟社稷庫皆盡之辭也公羊注以爲疫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荆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我始也張氏又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夾洙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

請春秋二

一九

十四年傳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書忽亶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崔氏曰書稱眚災肆赦又稱宥過無大則肆大眚之義可知矣岷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木訥曰罪有過有故過者當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嘗宥過而過與故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美事聖人安得而不書夾漈曰眚災也大眚者大災也凶荒札瘥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柰何欲治之君而屢赦愚謂夾漈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肆眚也王世貞全允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誤矣眚公羊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又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山劉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不尸善名不當別謚如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書者殺其君之子重也禦公穀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日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五

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木訥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非孝也納采不以大夫而親行非禮也張氏曰莊公生至是三十六年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幣求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岷隱曰祭叔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

禮春秋二

二二一

三三

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觀之伊川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為尸女注尸主也主為女往爾愚意公欲求昏每事媚齊而親之也

荆人來聘

荆人春秋三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為進之也木訥曰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若直書荆來聘則若舉國

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是年楚成王即位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張氏曰為昏姻而齊難之數為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為姻好也木訥曰莊公既求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焉而公皆親之往返如織非禮甚矣蕭蕭葛葛爾庸因公在穀而逆朝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黜堊丹楹非禮也或曰將以誇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討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亦立

十有二月甲寅齊侯盟于危

伊川謂要姻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岷隱謂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盟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二十有四年春三三月刻桓宮楹

楹椽也諸侯之楹鄧之龍之刻楹非禮也義與丹

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

覲用幣

(夫人哀姜也) 姜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

夫人不從... 而主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

夫之婦非謂... 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

者女贄不過... 弟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

公以誇侈夫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

年三十有七矣) 求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

再歲而後逆親如齊... 女既歸而後至又使其大

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

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威公娶于

齊致文姜之淫亂威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

莊二十四年

齊桓公十六年

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

岷隱曰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天水陰氣之盛也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我人侵曹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為我納曹

郭公

杜注闕誤也岷隱謂說者以為郭亡有二證齊桓

夷春秋二

十四

十一

公嘗問管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故女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立三年為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牟立八年諸侯納惠公公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赤

六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岷隱曰日食奏鼓以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崔氏曰社隱也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矣。張氏曰莊公於充陽之本藐然矣。雖鼓何益乎。安定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幣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女公之姊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弊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

諫春秋二

二十五

木訥曰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張氏曰大水九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季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內大夫出聘自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隱相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木訥趙氏曰戎為魯患舊矣。今日之兵實為曹伐之。

何以知其然前年及不。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

叔來聘言必有及於誦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而春遂伐戎爲曹可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然也

曹殺其大夫

岷隱曰曹自莊公既沒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木訥曰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爲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也愚謂果如其說是魯爲曹羈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

諫春秋二

二十六

己同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戎徐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徐與戎表裏爲魯患也木訥曰徐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爲二國患故今宋主兵而公會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災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他刀反

岷隱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

不以爲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
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
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木訥曰同
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
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
一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

兩讀春秋

卷七

卷七

胡氏以爲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
氏曰春會于泚冬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
曰伯姬之來已亟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
侯范甯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儕於小國自侯

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臧侯于城濮

岷隱曰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罪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者邾子克之子也

國語春秋

片八

莊子名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百乘伐鄭鄭示以間暇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書救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郟

郟魯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郟公穀作微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杪計食不足方書蓋以麥禾為二物而曲加之辭耳麥者稻梁之助若果二物並書真不應麥先於禾

也若麥與禾並無當曰年饑不應舉二物而書也竊意麥禾猶麥苗麥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即麥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重書於秋麥茂於冬故無麥禾書於冬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告糴禮也公羊謂不稱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則不量時之高論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馬閑也穀梁以為法廐木訥以為古無此名

讀春秋

卷二十九

禮記

也木訥謂或以延為廣然既曰新之又曰廣之非文也或曰天子廐未知果然否豈延者固魯廐之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爾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訥曰許介楚鄭之間鄭逼於楚每以許為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公楚方仇鄭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援也

秋有蜚

扶味反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虫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鄗故繫之紀賢而錄其卒葬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及音先諸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諸明未也

〇三十

口天中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然疑事無具但當存而勿解岷隱曰穀梁謂欲救鄆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欲降鄆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為齊聲援爾次公穀並作師次鄆小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濟水名也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也遇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木訥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夾滌曰北燕之不通於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為之伐而燕始達許氏曰齊桓伐郟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請春秋一

卅一

六甲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弗為劉氏傳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威我也岷隱曰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愾獻功諸

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孫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甚愚謂荒於政而
惟事遊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孫泰山之說同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
左氏以為齊地魯為管仲而城之杜預指為穀城

木訥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威公城穀

而宣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小穀之事而附
之然此城小穀安得改為穀城且魯何與於管仲

而為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
春又城小穀荐饑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
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
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木訥曰春秋之世諸侯
強大者齊晉也晉以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嘗一

莊三十五年

齊桓霸三十四年

齊宋遇于梁丘

同其會盟宋於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為多北杏之
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
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
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為
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是
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於梁丘
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之
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
諸侯也梁丘杜云在高平曰高邑穀梁傳以為在曹邾
之間此以為宋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厲公同母弟僖叔也公疾問後於牙對曰慶父
林問季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莊公同母弟而般
莊公子也於是季友以君命使鍼季酖牙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
為叔孫氏張氏曰叔牙當慶父而萌篡弒之心故
季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
彰其惡唐陸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
其自卒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般音班

殺莊公子季友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般嘗鞭國人榮故慶父使榮賊般季友奔陳立閔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己未公穀作杞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守一丙今弑般而如齊杜注以為求援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入又弑閔公

狄伐邢

讀春秋

卷二四

二十七

狄北狄邢周公之胤也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曰以狄又曰以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考頁也意相讓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閔公

名方莊公之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書即位亂故也蓋莊公卒子般弑閔公生方八年弑君之慶父立之隱亦謂魯國有亂

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據傳管仲言於威公謂我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
燕安不可懷援詩簡書之義請救邢故先儒謂書
救者善之而張氏謂孔子以民免左杜之功歸管
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仲發之也先師謂威公重
於治楚若狄患止於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衆
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張曰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

春秋二

三三五

及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落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落之盟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
公子友之字慶父弒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初立
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木訥謂
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故奉閔公以盟齊侯結齊
好閔公纔八歲安知季子之賢忠而能出盟齊侯
以復之且慶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主少國
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父弒君以逃矣左氏
但見落落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爲慶父
請之歸非也落落公穀作洛

閔元年

齊桓朝二十五年

冬齊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湫來省難歸告威公魯猶秉周禮而使親之者也其來名曰省難實則覘魯故但曰來按公穀皆指仲孫為慶父按慶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公之子未應言孫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秋子小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小國齊逼而遷之使近於國為附庸）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天子禘諸侯祫魯僭天子禮故禘夾祭謂禘者三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全喪未畢而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杜氏謂致新主遷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安定云審諦

莒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薨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齮賊公于武闈今書薨者劉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左傳載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慶父之執閔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而慶父奔莒岷隱

謂閔公書薨而斷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
在哀姜慶父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後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
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
威公使來謀魯高子至而後結盟以歸美高子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書其者齊威
救之而衛復興也

鄭棄其師

讀春秋二

卷八

二十六年

文公惡高克使陳師河上而散先儒謂書棄其師
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
求昏於齊致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
弑二出殲焉雖賴季友柄國再安而慶父之後
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季友之後爲季孫三
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
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使內無
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爲慶父所篡閔
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卷八終

閔二年

齊桓公二十六年

